

孽海花人物漫談

紀果庵

近閱民國十七年重編本孽海花，刪去楔子，而多出法越戰爭兩面，有會樸新序，頗不以胡適之所評「如儒林外史，割之則成片片」爲然。唯吾輩中年讀此書，所喜者不在其文筆之周密瑰奇，而在所寫人物皆有實事可指，興衰俯仰，味乎鹹酸之外，自與專注意賽金花之風流放誕，而爲之考索本事，有見仁見智之分也。

洪文卿因中俄交界圖失官，書生被紿，頗堪同情，胡漱唐侍御國閉備乘卷二云：「伊犁之西，科布多之南，有地名帕米爾，扼西域四部要樞，中國棄爲甌脫，俄人謀英，思由此窺印度，乃詭爲一圖，悉圈我甌脫，闌入俄界，條列山川里道，五色燦然，甚精密可愛，是時京朝士大夫，多講西北輿地學，若徐松、張穆、祁韻士、李文田等，皆詳於考古，而略於知今，兵部侍郎洪鈞，方出使俄國，亦好談輿地，嘗注元史地理志未成，見俄圖大喜，出重金購之，譯以中文，自作跋語，名曰中俄交界圖，以爲海外祕本，可做徐張諸老，獻之總署，且得褒獎也，俄人既售其術，潛遣師襲據帕米爾，謀通南方，英人來詰總署，謂何故割地界俄，總署愕然，以詢俄使，俄使檢鈞所譯新圖示之，指明兩國界限，堅不認咎，鈞方腹疾，聞邊事棘，始知受欺，且懼譴，疾益劇，遂卒。俄人旋割帕米爾兩疆與英和，英俄既訂約，中國不能與爭，遂喪地七百餘里，或云此案洪鈞爲張蔭

桓所賣。」則會氏所云，當是事實，洪氏清史稿本傳云：「初喀什噶爾續勘西邊界約，中國圖學未精，乏善本，鈞蒞俄，以俄人所訂中俄界圖紅線均與界約符，私慮英先發，迺譯成漢字備不虞，十六年使成攝之歸，命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值帕米爾爭界事起，大理寺少卿延茂謂鈞所譯地圖，畫蘇滿諸卡置界外，致邊事日棘，迺痛劾其貽誤狀，事下總署察覆，總署同列諸君以鈞所譯圖本，以備考核，非以爲左，且非專爲中俄交涉而設，安得歸咎於此，事白而言者猶未息。」清史列傳載洪氏辨白之原摺甚詳，滿人多不學，延茂所奏或即張樵野所教乎？蓋洪氏雖未因此立受處分，而受打擊頗大，以此致疾，則不爲妄談耳。

張蔭桓即書中之莊小燕，本以簿尉捐納起家，分發山東，受閩敬銘知遇，洵任外交要職，後且出使歐美，著有三洲日記，爲治外交史者所珍。張氏少不讀書，通顯後始發憤爲詩文，駢體詩詞皆可觀，亦畸才矣。張又因當時士大夫多癖收藏，如翁文恭潘文勤吳濬齋，固已不能及，乃發憤專收玉石谷真迹，因自號青齋曰白石齋，書中十九回記其子竄取張古董長江萬里圖事，或非全無稽，而恰爲洪文卿所遇，遂結怨委，殆亦夙緣也矣。春冰室野乘記其戊戌變後，以附新黨被戍新疆，作詩奉答王廉生（懿榮）祭酒云：無限艱危一紙書，二千里外話京居，覆巢幾見能完卵，解網何曾

竟漏魚，百石齋隨黃葉散，兩家春與綠楊虛，灞橋不爲尋詩去，每憶高情淚引裾！蓋廉生曾告以京居情況及其子境消息也，境不知即書中所云通關節粥肥缺之稚燕否？按曾虛白所作其父年譜，一八九五年曾氏應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，主考爲張樵野，（曾誤稱莊幼樵蓋由孽海花中張多改爲莊又誤樵野爲幼樵），本擬加以羅致，後以曾氏出入翁同龢之門，翁張不洽，故特使落第云云，則曾氏於張固不無芥蒂矣。

古今第廿五期有記賽金花一文云，洪文卿有李十郎之憾，孽海花中亦頗措意於此，在第三回洪氏掄魁後回鄉冷遊過褚愛林，乃龔孝珙之下堂妾，而曾在芝罘爲倡者，今摘下一段以見一斑：

「翠如（按即陸潤庠）笑道：雯兒（指文卿）你看主人的風度，比烟台的舊相識何如？愛林嫣然笑道，陸老不要瞎說，拿我給金大人的新燕比，真是天比鷄矢了，金大人，對不對？雲青頓然臉上一紅，心裏勁的一跳，向愛林道，你不是傅珍珠嗎？怎麼會跑到蘇州叫起褚愛林來呢？愛林道：金大人好記性，事隔多年，我一見金大人，幾乎認不真了，現在新燕姐大概是享福了，也不枉他一片苦心。雲卿忸怩道：他到過北京一次，我那時正忙，沒見他，後來他就回去，沒通過書信。愛林驚訝似的道：金大人高中了，沒討他嗎？雲卿變色道：我們別提煙台的事……」

此段必須與周夢莊君所記合看，才易了解，否則有見尾不見首之嘆。或曾氏捉筆時，尚在李清，不便過於暴露之故。樊樊山彩雲曲亦有「舊事煙台不可說」之句，想此公案，必斑斑在人口實，衡以中國說部動以報應因果爲訓之例，似孽海花之形容彩雲淫蕩又別有用意矣。（蔣瑞藻小說考證已著此說而語焉不詳，今有周文，可補斯憾。）

何珩齋指吳憲齋，甲午之役，吳氏必欲請纓出關，卒致兵敗名裂，斥回湘撫任，不久開缺，一蹶不振，殊爲憲翁得失大關鍵。關於吳氏請纓之動機，龔云由於得度遼將軍印，曾氏於二十五回舖敘此事，言在湘撫任內，獻印者名余漢青，頃閱顧起潛吳氏年譜，確有此事，唯得印在吳氏北上抵津時，而獻者則鼎鼎大名金石家吳昌碩也。年譜引錢基博所爲吳傳云，事急時翁同龢密電詢大激意，大激意動，自請督赴前敵，又引吳氏家書致兄云：「七月初一日上諭一道，中日戰事已成，生民塗炭殊堪隱惻，水軍陸將，均未得利，弟素有撥轡澄清之志，不免動開鷄起舞之懷。」則此事終出己意。八月四日，到滬，初八日抵威海，十二日赴津，與李鴻章商一切，廿七日，得度遼將軍印於津門。與汪鳴鑾書云：吳俊（即昌碩初字倉石）投効，代購得將軍銅印。據此則出兵與得印殆巧合，而非動機。吳氏出關後，專意練習打靶，以爲有準頭便可制勝，又主七擒七縱之說，書生之態可掬，無怪致敗。按顧家相「五餘讀書應隨筆」記此事原委最悉，多可與會書相參，抄之如下：

「吳清卿中丞：開府湖南，講求武備，嘗繫近視鏡演放洋槍，能命中於百步之外，由是沾沾自喜，親督弁兵打靶，頗有準頭，益復果於自信，中東事起，李文忠爲衆矢所集，聲望大減，中丞觀北洋一席，謂非立功不可，一夕夢見大鳥從空中飛來，以手擊之立斃，時日本使臣名大鳥圭介，中丞以爲己當勝之，遂請纓北上，比抵朝鮮界，大書免死牌曰，降者免死，及交鋒，新兵心驚胆顫，雖有準頭，已不能命中，全軍大潰，幸毅軍力守摩天嶺，東兵始未深入，時常熟當國，以鄉誼故，中丞未受嚴譴，仍回湖南本任。湘人作聯云：一去本無奇，多少頭顱拋塞北；再來真不值，有

何面目見江東！湘軍素有威名，是役無尺寸之功，而生還者殊少，宜湘人之怨也。夢兆事，余尙疑傳聞失實，王介艇方伯爲余言，中丞曾親向伊述及，殆所謂妖夢歟？」清代重文輕武，每以書生握兵柄，其成功者幸耳，故寇彌關外之失，勢所宜然，與張佩綸馬江之敗，可作一例觀。唯當時各軍腐敗情形亦有吾人難於逆料者，如年譜載稱，盛京將軍裕祿，提督唐仁廉，以奉天防務緊迫，竟請旨命吳氏撥給十二生脫大砲十二尊，十八生脫大砲二尊，總署電李鴻章轉知，並云吳軍新購德國大砲一百廿尊云云，李氏電云：「尊處未聞有新購大砲一百廿尊之事，唐元圃竟同夢囈，且十二生脫十八生脫大砲，皆海岸砲台所用，陸路上台搬運爲難，不但尊處所無，津局亦無存也。」如此守將，豈非自取覆亡乎？又俞曲園所爲憲署墓志，對此事亦頗辨正，以爲戰敗之最大責任，在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之潛師退守，致後路空虛，不能兼顧，讀者亦不妨參看也。黃遵憲人境賦詩有度遼將軍歌一首，頗致諷刺，對七擒七縱免死牌諸事，尤斤斤道之，固知曾氏所寫，未爲失實。又或云，度遼將軍印乃吳倉碩僞造者。

寶竹坡娶江山船女爲妾自勤去職事，爲晚清有趣佚聞之一，蓋寶與張幼樵等夙有四諫之名，朝右側目，宜其一旦有失，樂予渲染也。曾氏特於第七回刻繪此事，頗淋漓盡致，案越縵堂光緒壬午日記云：「上諭，侍郎寶廷奏途中買妾自請從重懲責等語，寶廷奉命典試，宜如何束身自愛，乃竟于歸途買妾，任意妄爲，殊出情理之外，寶廷着交部嚴加議處，寶廷素喜狎遊，爲纖俗詩詞，以江湖才子自命，都中坊巷，日有蹤迹，且屢娶狎邪，別番居之，故貧甚，至絕炊，癸酉典浙試歸，買一船伎，吳人所謂花蒲鞋頭船娘也，入都時，別自水程至潞河，及寶廷由京城以車親迎之，則

船人俱杳然矣，時傳以爲笑。今由錢唐江入閩，與江山船伎狎，遂娶之，蓋於前失，同行而北，道路指目，至袁浦，有縣令詰其僞，致留質之，寶廷大懼，且恐嚴吏發其事，遂道中上疏，以條陳福建船政爲名，且舉荐溶解閩士二人，謂其通算學，請轉召試，而附片自陳言錢唐江有九姓漁船，始自明代，典閩試歸，至衢州，坐江山船，舟人有女，年已十八，奴才已故兄弟五人，皆無嗣，奴才僅有二子，不敷分繼，遂買爲妾。明目張胆，自供娶妓，不學之弊，一至於此！聞其人而麻，年已二十六七，寶廷嘗以故工部尙書賀壽慈認市僧李春山妻爲義女，及賀復起爲副憲，因附會張佩綸黃體芳等上疏劾賀去官，故有人爲詩嘲之云：昔年浙水載空花，又見閩娘上使查，宗室八旗名士草，江山九姓美人麻，曾因義女彈烏柏，慣逐京倡吃白茶，爲報朝廷除屬籍，侍郎今已塔漁家。一時傳誦以爲口實云。」李氏向以刻薄著，遇此佳題，自不放鬆，且對四諫，似均乏好感，日記中屢見，張孝達號稱知遇，後亦屢有微詞。寶公在晚清不失顯直，失官後隱居西山，困窮而死，終不奔走權門，亦可掩其風流之罪矣。王揖唐今傳是樓詩話，每不直李君月且，即汝南二周，爲李所痛恨者（日記所塗墨丁，皆此事），亦爲之辯護不已，對寶事尤有不平意，其言曰：「偶閱越縵堂日記，頗致微詞，越縵持論每苛，不足爲訓，寶則君有江山船曲一首，自述頗詳，初不諱言其事也，傳者佚其全稿，僅記數句云：乘槎歸指浙東路，恰向個人船上住，鐵石心腸宋廣平，可憐手把梅花賦，枝頭梅子豈無媒，不語談諧要主裁，已將多士收珊瑚，可惜中途下玉台。又云：那惜微名登白簡，故留詞事記紅裙，又云：本來鐵鼎若浮雲，未必裙釵皆禍水，均芋藤可誦，……人謂觀過知仁，則君之坦直可想矣。」余頗同感。賀壽慈事，當時

頗激動朝野，蓋李春山確甚招搖也，事雖關，不備及。鍾鼎浮雲之句，殊亦寫出一種真理，深可喜悅。竹坡詩集曰：「一家草，故前詩云然。」

張季直文名夙著，翁潘兩相國久欲得爲門下士，而屢於會試時誤認試卷，張孝若所爲其父傳記第三章科舉記之甚詳：「光緒十五年我父三十七歲的會試，總裁是潘公，他滿意要我父，那曉得無端的誤中了無錫的孫叔和，當時懊喪得了不得。到了第二年光緒十六年的會試，房考是雲南高蔚光，曾將我父的卷子薦上去，場中又誤以陶世風的卷子當作我父的中了陶的會元，到了光緒十八年四十歲的會試錯得越發曲折離奇了；當時場中的總裁房考，幾乎沒一個不尋覓我父的卷子，翁公在江蘇卷子上堂的時候，沒有一刻不告訴同考的人要細心校閱，先得到袁公爽秋所荐的施啓宇的卷子，袁公說：像是有點像，但是不一定拿得穩，等到看見內中有聲氣潛通於宮掖的句子，更游疑起來。後來四川人施某荐到可毅的卷子，翁公起初也很懷疑，但是既不能確定我父的卷子是那一本，所以施某竭力說，這確是張季直的卷子，翁公也有點相信起來，而且看到策問第四篇中間，有「歷箕子之封」的句子，更證實了這是到過高麗的人的口氣，就立刻問袁公，袁公覺得文氣跳蕩，恐怕有點不對，填榜之前，沈公子封要求看一看卷子，等到看到內中的制藝及詩奏字韻，就竭力說，決定不是。但是到了這時候，已竟來不及了，一到拆封時，在紅號內，才曉得是常州劉可毅的卷子，果然不是我父的，於是翁公，孫公家補，沈公，大家都四處找我父親的卷子，方才曉得在第三房馮金鑑那裏，第一房是朱桂卿，第二房是袁爽秋，當荐送江蘇卷子的時候，朱已因病撤任，袁公和馮金鑑住在隔房，常常叮囑他遇到江蘇的卷子，要格外觀察，不要大意，那曉得馮吃雅

片的時候多，我父的卷子，早因詞意寬泛，被他斥落了，翁公本想中我父，等到知道錯誤了，急得眼淚望下直滴，孫公和其他總裁考官，也都陪了嘆息：「翁文恭爲是科正考官，日記中有春闈記事以記之，于張季直事，俟出闈後，始露惋惜之辭，四月十三日云：「今日小磨勘，只籤一卷，始知張季直在馮心蘭手，未出房，黃季度在趙伯達手，亦未出房也。」潘伯寅於光緒十六年先卒，劉可毅事，與潘無關而孽海花以之繫潘，極力描寫潘憤恨之狀，不知故弄狡獪，抑誤記年月。唯曾氏本人，亦於是年會試，而與張同遭誤卷之事，或頗有所感而故將劉可毅丑角化邪？曾虛白君所撰其父年譜（宇宙風第二期）一八九一——一八九二一節有云：「這次闈試汪柳門侍郎（鳴鑾）本有大總裁之希望，因爲他跟孟樸先生有岳婿關係，特意請假讓避，結果大總裁放的是翁叔平尙書，在場中摸索，致誤認黃謙齋先生二藝，用了六朝文體，當作先生，在拆彌縫的時候，翁尙書還自詡眼力，高喊：這完全是會樸卷！那裏料到先生因試卷墨污被剔，登了藍榜了。」所云汪柳門因戚屬避嫌一事，原不可信，徐一士先生在國聞周報第十二卷四十期曾爲文辨之，蓋柳門官侍郎，而常熟爲尙書，例無柳門作正考官理也。吾人於此，感到往日考試之嚴格，即欲搜羅名士，亦有無從設法之嘆。劉可毅之下回分解，在燕谷老人續孽海花中已敘及（見中和四卷四期第五十八回），劉君以所中會元，有此一段公案，遂爲世俗側目，而諷其名曰劉可毅庚子之變，自京出走，果被戕於拳匪焉。劉君初不知因已之故，影響他人，予不禁爲之呼冤也。

文廷式芸閣，即書中聞韻高，甲午之役，文在翰林院，集同人於宣武門外松筠庵（祀楊椒山之祠），聯名彈李合肥誤國，并請恭親王出主大計

，頗震懾一時，故書中有與張季直飲酒茶樓商推摺稿一回目（第廿四回），當日局勢，合肥主和，常熟願戰，蓋合肥深知軍事外強中乾，常熟則書生結習，慷慨有餘。又或云，帝后爭權，李右后而翁佐帝，翁欲以此難題，減后羽翼，故陽主戰而陰爲掣肘，合肥請械餉則處處刁難（翁主工部），是否果如是，要非我輩所敢知。盱眙王伯恭輓廬隨筆李文忠條曰：「光緒中，合肥建議創辦海軍，因籌海軍經費無慮數千百萬，乃朝廷悉以之修頤和園，其撥歸海軍者僅百分之一耳！翁大司農後奏定十五年之內，不得添置一槍一砲，於是中國之武備可知矣。」可以代表此派說法。至主戰之策，一般人多云出之文張二氏，觀會書所言，當亦主是說者，錢尊孫先生文芸閣年譜，光緒二十年甲午云：「時翁尙書與李蘭孫尙書皆主戰，孫萊山（毓汶）尙書，徐筱雲（用儀）侍郎則主和，先生與季直皆翁尙書門下士，尙書主戰之論，二人實陰主之，翁尙書爲余（錢氏自稱）之舅祖，此事聞之庭訓。」七月二十六日，先生摺上參北洋大臣李鴻章，畏葸挾衷自重，：八月二十九日，翰林院諸人，集議於全浙會館，約聯名遞封事，起用恭親王，先生屬稿，列名者五十七人，：九月初八日，先生集同志李木齋葉鞠裳等於謝公祠松筠庵，議遞聯銜封奏，阻款議，：次晨遞摺，先生主稿，請聯英德以拒日，列名者三十八人，：其說由來有自，可爲信史，然張孝若所爲其父傳記，乃力辨此事，以爲考之翁文恭日記及其父日記，議論激昂則有之，主戰則未也，且所上彈合肥文，有不但阻戰，抑且阻和之語，蓋言不能戰斯不能和，其意似因戰敗責任關係，欲爲之洗刷，唯此事既彰彰在人耳目，責大可不必做作耳。翰林院所上封事及芸閣彈李疏前錢君曾再三托覓全文，俗冗粟六，迄未如願，書之於此，以誌余憾。

芸閣文章品德重一時，相傳曾授珍瑾二妃課，故大考翰詹，光緒常特列一等第一，寢寢重用。唯各家亦頗有非之者，金息侯瓜圃叢談記其吃狗糞事，固人所習知，聞並非造謠而係實事。後廷式被逐，適有太監寇聯村上疏切諫太后被誅事，沃丘仲子（即黃行簡）慈禧傳信錄云：「帝屢問珍瑾兩妃稱其師文廷式淹雅，甲午大考翰詹，閱卷大臣擬定廷式名第三，特拔爲一等第一，超擢侍讀學士，然亦詞臣所常有，而廷式素狂淺，無行檢，遽以自負，謂有內援，將入樞密，無識者競附之，日集京朝官松筠庵，論朝政得失，予以嘗赴其約，然所論多選謫官吏事，罕及大計，予笑曰：此襲東林而加厲者，後謝不往。侍后奄寇聯村者夙知書，頗不憚其平輩所爲，欲有以自立，廷式知之，遂假瑞洵爲介，與訂交焉，其黨以明代王安擬之，廷式自擬爲繆昌期，嘗代聯村擬疏，乞后行新政，屏老臣，用才士，意在自荐也，聯村遽上之，后覽疏震怒，將遣之黑龍江，李連英力請其通外洩宮內事，乃立正典刑，廷式亦爲台諫楊崇伊所劾，罷職，勒回籍。」蠶廬隨筆亦云：壬辰翰林大考，未及屆試，內出手諭云：一等第一文廷式，上親筆也，廷式庚寅始入翰林，甫兩年遂爲侍讀學士，正四品，蓋珍瑾二妃爲其女弟子，上久知其才也。文廷式既得聖眷，一時翰林之無恥者，爭爲附，是時上久親政，所以奉養太后者，無微不至，尤不惜財力，外人傳說兩宮不相能者，廷式欲媚上見好，且得沽名市直，率同官同好數人無君上，將予嚴譴，珍妃爲之涕泣求恩，長跪不起，乃降手諭，發貼軍機處值房云：文廷式周錫恩張蔣費念慈等，均着永停差使，于是諸人紛紛出京，而廷式獨留，依然肆言無忌，又爲內廷所知，得旨革職，永不敘用。

「廷式大考第一，事在甲午，而龔廬誤爲壬辰，其他所記，亦甚支離，文氏初無聯名許奏太后事，可證其未實，然此種記載，亦足以廣異聞，廷式所結內監，據梁濟感劾山房日記，原名開閣亭，頗攬權納賄，五餘讀書應隨筆作者顧家相服官江西甚久，於本省名人掌故紀載尤多，其江西鼎甲條記文氏事云：「芸閣：主眷日隆，名震中外，嘗指陳時事，擬成奏稿七篇，置枕箱中，其語頗有侵合肥者，道出上海，箱忽被竊，時黃愛棠觀察承喧方官上海令，爲之追還，原物纖細畢具，而奏稿竟不可復得，蓋早人合肥之手矣：或謂芸閣客廣東時，嘗入長將軍幕府，授女公子讀，後二女被選入宮，封爲珍妃瑾妃，仍與芸閣常通問訊，一日孝欽后臨幸二妃宮，忽欲梳髮，宮人即以妃之篦具進，篦具內有芸閣所擬奏稿，先呈妃閱者，爲孝欽所得，大恚，言官希旨參劾以交通太監，認作本家爲言，夫芸閣既與宮掖通候，自不能不山內監經手，然太監實係閩姓，非文姓，蓋周納也。：方芸閣之被逐也，適有寇太監因上條陳正法，都人士作聯云：慷慨陳書，寇太監從容臨菜市，驅逐回籍，文學士何面返萍鄉。以籍對書，面對容可謂工切。近人有孽海花小說，其中所記開運高事，即暗指芸閣，如謂入試時與他人并坐，即能默誦其文，皆實事也。」可與上所引證者互參，顧已談及孽海花，要亦吾道先驅也。

豐潤張佩綸幼樵，於余爲鄉人，光緒初，直聲動朝野，在四諫中殆尤爲具聲勢者，曾氏所寫莊崙樵，即此公。其質衣貫酒爲米肆所侮一回，頗繪出京朝官之窮相。然幼樵確以屢上彈章，廣驚聲氣而致騰蹕者，與其謂爲政諫，尚不如謂爲遭逢時會，故曾氏亦不無微詞焉。徐一士先生讀潤于日記云：「黃齋官翰林時，與詞曹同人張香濤黃漱蘭寶竹坡陳伯潛（寶琛

）等，慷慨言事，謬無所詘，言論風采，傾向朝野，一時有翰林四諫之稱，又號曰清流黨，或曰南橫黨（以多寓南橫街一帶之故）。而佩綸尤爲儕輩中之翹楚，彈章屢上，百僚震恐：在日記中可見者，如戊寅十二月十二日云：安國爲友人招飲，密繕疏懷之，有客至，縱談近夜分始去，初不知余將待漏也。二更後驅車入朝，論大臣子弟不宜破格保薦。十三日云：上諭，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大臣子弟不宜破格保薦一摺，據稱四川候補道寶森，係大學士寶璣之弟，轉膺保薦，恐以虛譽邀恩，刑部郎中翁曾桂，係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龢之兄子，並非正途出身，不由提調坐辦而京察列入一等，恐爲奔競資緣口實等語，所陳絕無瞻顧，尙屬敢言，（下係查辦所彈各人等語）……欽此。十五日云：「孝達邀飯，以余疏太辣，亦頗稱其胆。」此黃齋一得意之筆，足以震聳朝右者，安圃（張人駿字）爲其姪，夙相親厚，而草疏時亦不令知之，蓋恐其以過於忤時而相勸阻歟？張香濤謂太辣而稱其胆，則黃齋之敢言，固以胆著，而其奏疏之特長，俾能動聽者，即亦深得辣字訣也。按孽海花中之崙樵即指黃齋，有一段云：「嬰青一徑來拜崙樵，他們本是熟人，門上一直領進去，剛走至書房，見崙樵正在那裏寫一個好像摺子的樣子，見嬰青來，就往袖裏裏一摔，含笑相迎。嬰青作別回家，一宿無話，次日早上起來，家人送上京報，却載着翰林院侍講莊培佑遞封奏一件，嬰青也沒很留心，又隔一日，見報上一道上諭，却是有入參閩浙總督貴州巡撫的劣迹，還帶着合肥李公，旨意很爲嚴切，交兩江總督查辦，下面便是接着召見軍機莊培佑，嬰青方悟到這參案就是崙樵幹的，怪不得前日見他寫個好像摺子一樣的。其所記雖虛虛實實，不可盡據爲典要，然所描寫之意態，正與黃齋自記密繕疏懷之有客至云云吻合，足

見孽海花一書之深得演影繪聲之能也。」（華北編譯館館刊二之一。）又云：「賈齋勇於言事，所陳多關朝局，……其後來之失敗，論者多咎其意氣太甚，志大而局量未足以副之，壬午癸未間，爲其鼎盛時期，氣矜之隆，朝列側目，曾孟樸孽海花形容備至，雖小說家言，難云信史，而關於此點，大體或不盡誣。」按此所云殆即指張弔黃漱蘭之喪一幕，其氣派實可招人讒忌，而爲張氏不取者也。越邊堂日記，對此輩沽名之輩，殊有不滿之辭，以張之好出風頭與李之擅長罵坐，其臭味不投，固亦應爾。至馬江一役，言人人殊，要之張氏以好言爲同儕所擠，乃有此覆，則各家咸無異辭。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傳云：「出會辦福建軍務，時何璟督閩，張兆棟作撫，皆輕滑，佩綸至，氣凌其上，二人亦奉之若長官，及法師來侵，以承李鴻章旨，謂中朝主和，戰備盡弛，敵遂薄馬尾，船廠燼焉，佩綸披髮跣足，倉卒奔逃，至鄉村中暫避，而操北音，鄉人弗納，乃曰，我會辦大臣也，衆農曰：是即害我閩之張佩綸矣，羣噪逐之。事聞，初僅付嚴議，未幾，閩京官潘炳年等，訴其撤防逃避，乃奉旨拏問，讞定遣戍，遇赦釋還，入鴻章幕，行賚李氏，佩綸初數彈鴻章，鴻章以五千金將意，且屬吳汝綸爲介，張李遂交驩，及閩事敗，實由於鴻章，至是乃以女妻之。甲午日戰作，台諫劾其把持軍報，令驅逐，遂卜居江甯，竟死秦淮。佩綸色厲而內荏，好言而無識，恆責人而已不忘華靡，雖多勸論權貴，君子終不取其人也。乙酉福州有兩何莫奈何，兩張無主張之諺，即指佩綸如璋瑋兆棟言。」語甚刻薄，而未爲無理。唯馬江敗衄，其責任絕不應全由張負之，陳寶琛墓銘，勞乃宣墓表，皆言中朝之意，不過令張巡視海疆，初無啓畔之圖，故和議既裂，而浙不發兵，張氏唯帶陸軍三營，護造船廠，又調三

營駐馬尾，籌集大小兵輪數艘及艇船商船，與敵船雜泊，以相牽掣，而彼此之勢，相去甚懸，張請先發，朝旨不許，而飭其自燬廠，相持逾月，法驟宣戰，戰書達省，而船廠未知，法艦乘潮入，攻我船，戰三時許，壞我七船，我亦破其三，而主將孤拔死之。船廠竟全。事後飛章自劾，初本只擬卿銜，後有朝臣銀鍊周納，乃不免於戍矣。國聞備乘何小宋貽誤軍事條云：「馬江之敗，張佩綸爲衆惡所歸，辭有議及何璟者，法師擾閩時，璟任閩浙總督，佩綸銜令至，兵事悉以委之，安坐不出一策，但日叩鬼神問吉凶，敵人與地方交涉，但知有督撫，漫不省欽使爲何人，事既決裂，法提督貽書督署，約日決戰，攻砲台，璟不曉西文，屢置勿啓者二日，洋務局提調某，聞有夷書，寂不見督轅動靜，因參銜請白事，索其書觀之，則哀的美敦書也，期已迫矣，彼此睦目相視，讓馳告欽使，欽使行轅距省城六十里，得警報大懼，遣繙譯官入法軍請緩期，法軍不納，起旋鳴砲，數輪前進，我師措手不及，遂大潰。」是何璟不營業名琛第二矣。清史稿本傳云：「佩綸至船廠，環十一艘自衛，各營管帶白非計，斥之，法艦集，戰書至，衆聞警謁佩綸，亟請備，仍叱出，比見法艦升火，始大怖，遣學生魏瀚往乞緩，未至而砲聲作，所部五營潰，其三營燬焉。佩綸遁鼓山麓，鄉人拒之，曰：我會辦大臣也，拒如初。翼日逃至彭田鄉，猶飾詞入告，朝旨發帑犒之，令兼船政，嗣聞馬尾敗，只奪卿銜，下吏議，閩人憤甚，於是編修潘炳年給事中萬培因等先後上其罪狀……論戍居邊。」與各家所記，略有出入，以成敗論人，中國史家之慣例，區區馬江一役，已參差如此，吾人亦不可悟治史之難耶？

春冰室野乘云：「甲申馬江之敗，世皆歸罪張幼樵學士，然諸將用命

力戰死海，其忠靈實有不可沒者，且法人內犯，實仗孤拔一人，自孤拔斃於炮，法人已失所恃，遂不復能縱橫海上，功過亦差足相抵，較之大東溝劉公島諸役，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」，此又一右張之說也。附此以備一格。

第三卷第五回回目所云「插架難遮素女圖」，寫張文襄家居恣縱不檢事，頗穢褻。文襄在晚清以脫略著，國聞備乘張之洞驕蹇無禮條云：「直隸人聞之洞內用，皆欣欣有喜色，合八府三州京官張宴於湖廣館，徵集名優，衣冠濟濟，極一時之盛，之洞收束已三日，屆時催者絡繹載道，卒託故不往，鹿傳霖徐世昌忍飢待至二更，皆掃興而散，聞其性情怪癖，或終夜不寐，或累月不雜髮，或夜半呼庖人具饌，稍不愜意，即呼行杖，或白晝坐內廳宣淫，或出門謝客，客肅衣冠出迎，偃臥輿中不起，其生平細行大節，鮮不乖謬者。」近代名人小傳亦云：「之洞雖有廉名，而任封疆時，易幕客爲掾曹，僕從爲材官，私用半取給公家，其數視養有規費多且二十倍，其後督撫皆效之，及官京師，其邸第，從官，報生，侍弁，仍仰給鄂善後牙厘局，專橫若此！其歿也，遺疏自明其不樹黨，不殖產，即蒞世凱等而言，願之洞非無黨，特其黨皆浮薄文人之流耳。蓋素傲慢，幕僚起草，字書偶不檢，嚴斥不少貸，而已所書稿，則潦草不可復識，苟質所疑，益逢其怒，故正士恥及其門，起居無節，對客輒引几睡，錫良以湘藩司勤王過武昌，宴之八旂會館，酒三行，駢聲遽作，久之弗醒，良自起過江去，湘清先生曰：孝達佳人，惜熱中耳。」春冰野乘記其宴公車名士於陶然亭而忘備看饌事尤趣，又云：文襄自云夙生乃一老猿，能十餘夕不交睫，若然則文襄亦世說任誕門中人物，豈唯不可厭，且有可愛者在焉。前生爲猿，雖無稽，而閻閻傳之甚盛。

書中寫李越漫文字不少，而均有諷意，狎優之事，尤見此老風流自命。余讀其日記，排日聽歌，所昵輒自命多情，而清詞麗句，在人口實者，更不可數計，當時風氣如此，詎足怪異？況優伶中如路三寶，五九，梅巧

玲，或廣濟同類，或收殮亡友，肝胆照人，須於此中求之，縉紳先生，反不無愧色。唯如品花寶鑑所記奚十一之徒，亦非夢囈，憶純客日記即有記此等事者（忘其月日，檢查唯難，大約記一客屬一伶，襁袴而互淫，真可作惡也），西洋古代，亦有好男色之風，數年前吃叱風雲之希總統，辦理清黨，且手斃其徒之有此癖者，古今中外一揆，更不足爲越邊罪矣。若酸丁腐儒，艱難一飯（日記補中記此種生活至夥，讀之皆可落淚），不免擲斤簸兩，計較毫厘，此又人之恆情，不可以不能放曠責之者也。然其記讀書心得，細針密縷，比較勾稽，我輩後學，唯有驚其縝粟，絕不敢讓其瑣屑。吾見今之號爲名士者，徒以片紙隻楮，一詩一詞自鳴，記聞既醜，根柢毫無，以較同光，相去遠矣。李君平生所惡，如祥符周氏兄弟，及同鄉趙搗叔，實亦斐然儒者，不可厚非，龔定庵詩云：「乾隆朝士不相識，無故飛揚入夢多。」生當今日，乾隆二字，易爲同光，要無間言。近代名人小傳記越漫甚，今著於此，亦見名士之難爲也。「李慈銘……其行與學，則是己非人，務爲辨駁，不勝則濟以謾罵，頗類毛大可，而記問醜薄，尙亞於毛，復好財賄，假人資終身不償，有索通者來則報以惡聲，其治經備習訓詁，漢人家法絕無所知，治史徒能方人比事，不識源流體例，嘗觀所爲日記，動詆人俗學，不知己學亦非甚雅也。」蚍蜉撼樹，何損賢者萬一乎？聞李氏後人頗不振，幸其藏書得蔡元培先生等經紀，得出售於北平圖書館，日記及補編亦先後付印，先生之學，可以不朽矣。唯光緒十六年以迄易簣所記八冊，云在樊樊山家中，樊歿後消息毫無，不勝令人惆悵，如有好事者，勾沉行世，俾吾輩於先賢刑儀，得親全豹，想亦海內所拭目也。近見中華月報復刊就有陳乃乾君「補越漫堂日記之口」一文，余性卞急，夙對日記塗乙之處，心焉焦灼，今有是文，亟盼快觀，顧不知所補是否完全爲可念耳。孽海花人物，可談者當不止此，事務粟六，餘者姑俟異日。

六月廿三日匆匆完稿於語冰軒